

韩少功

HAN SHAO GONG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

人民文学出版社





0434676

341703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韩少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少功/韩少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7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1844-0

I.韩… II.韩… III.①韩少功-研究资料②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选集 IV.I217.2

责任编辑:胡玉萍 彭沁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9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8125 插页4

1994年7月北京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9.55 元



作 者 像

他很快明白了目标在那里，黑影朝我的头部压过来，拨开蚊帐闯了进来。我觉得他脑袋的轮廓有点眼熟。我不敢呼吸也不敢往下想，直到他突然举臂的一刹那，才总算挣脱了浑身僵硬，在生死关头调动了神经。有床栏杆与铁器相碰的声音。床栏杆是我随手抓起来的。只是一次拿心中的慌乱，我感到手上空了，床栏杆不知如何从手中飞了出去，也不知飞向何方。但我已  滚下了床 ，听见  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  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黑影就抓了一下，大概是他的衣服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我居然还  猛地抓住这个机会逃掉， 朝着门外亮晶晶的满地月光纵身跳去，大喊了一声：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业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 空屋及其他

——序韩少功作品集

王 蒙

空屋是一个题材，是很好的小说题材。空屋本身就是小说。“错错落落的木房群深处拔出一座青砖楼，老远就能看见，就会觉得它必有来历”。来历就是故事，就是小说题材，就是小说。

空屋是一个结束，或者用官方用语来说，是一个总结。生活过，红火过，兴旺过，哭过，爱过，争斗过，被羡慕、被嫉妒、被攻击过。吸引过那么多“七盯八咬”的目光。然后留下了壳子，留下了一个可以被任意填充任意想象任意再“七盯八咬”的空间。这个空间里有历史也有传说，有真实也有虚拟，有爱恋也有仇恨——或者既算不得爱也算不得恨。有缓慢的败损也有突变的疤痕。最后，空空如也。如也空空。

空屋是一种境界，沉默无语，包容一切，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超脱，有一种俯瞰后的沉思，一种悄悄的神秘的安慰。空屋的女主人之一最终还会回来，并且给别人讲“心灵美”的道理，虽然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美貌。而知知的一点柔情，浑浑沌沌的一鼻鲜血，却也牵连当年的大明星——小杨子的身心和性命。“他结亲的那天晚上，天上将有一颗星星掉下来，在远远的什么地方，会有一个白发妇人突然胸口绞痛而死……”

神秘吗？空屋当然是神秘的，有往日的核桃壳与牙膏香。照片上的女子的眼睛里充溢着亮晶晶的泪水。小杨子在照片上

没有回答抑或其实是回答了知知的问题吗？相距千里的、身份、素质与命运都不相同的灵魂是怎样对话的呢？而且，知知还碰到了“鬼”！“鬼”！聊斋的作者会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少功列为同道吗？

这是他的新作《鼻血》。不仅是《鼻血》。《归去来》之中，“我”也在被超越、被错认、被错爱错念，而往日的我也像一座空屋，可以哪怕是一时地容纳一下非我在其中容身。《蓝盖子》之中，陈梦桃经过“苦役”以后费心地寻找一枚毫无意义的酒瓶盖子，酒瓶盖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有了又没了，消失于无稽无穷。作者认为，“一片炊烟浮托着的屋顶……像没有了盖子”，像是知知与小杨子的厄运或者好运，不知怎么就有了，不知怎么又没了，不知这有了与没了从哪里寻找，不知道这种有无究竟意味着和不意味着什么。还有《爸爸爸》中的丙崽，还有韩少功更早的作品《飞过蓝天》中的麻雀与《风吹唢呐声》中的弟兄俩，作者俯视他们，悲天悯人，像菩萨一样。

所以他的小说有一种深度和立体感，有一种正在寻找的动势和诱惑，有一种现实与幻想的交融，有一种这十余年来特有的探寻、惶惑和在他这样年龄的作家中比较少见的平静从容。经过时间的冲刷，他的一些小说将会留下来，我以为。最后，他的小说愈益属于耐咀嚼，耐评说的一类。

可惜只有 93 年之前的。  
韩少功的散文不止这些。  
精彩的还在后头。  
我高中时曾读韩之文章，叫做什么忘了。  
收录在《故事》里。

2002 局。



# 目 次

空屋及其他

——序韩少功作品集……………王 蒙 1

月兰 .....	1
西望茅草地 .....	16
风吹唢呐声 .....	43
飞过蓝天 .....	67
雷祸 .....	83
归去来 .....	93
蓝盖子 .....	108
诱惑 .....	118
史遗三录 .....	129
爸爸爸 .....	134
女女女 .....	174
火宅 .....	226
谋杀 .....	273
鼻血 .....	289
会心一笑 .....	301
领袖之死 .....	335
人迹 .....	346
北门口预言 .....	354

真要出事 .....	363
鞋癖 .....	381
<b>附录</b> 主要作品目录 .....	404

## 月 兰

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在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我是刚从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子，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可上头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而那里的很多社员居然也对我这个“长官”唯唯诺诺。事情就这么怪。

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大都姓吴，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队上由于前一年受灾减产，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存款。临立春，队屋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似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连猪粪也没几担。这样个烂摊子，怎么学大寨学小靳庄？我急得很。

听熟悉农村工作的同事指点说：进队就要抓肥料，有肥就有主动权。于是，我马上召集男女老少，按照工作队的布置，首先批斗了一个富农分子，并宣布了工作队的一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养猪养鸡数目；立即追还超支借款；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禁止放猪和鸡鸭下田，保护绿肥草籽生长……头几条不算新鲜了，社员们有意见也没吭声，只是对后两条，轰的一声议论开来。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抱小孩的妇女，冲着我七嘴八舌道：“自留地荒了，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猪不下田还讲得过去，鸡鸭不下田都要退瘦咧！”“如今人

都没得吃，把鸡鸭关在埭里只怕拿命去喂它？”“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太新鲜了！”……还有些话因方言太重我没听懂，反正吵闹声、请求声和抗议声仿佛要把我淹没。但我没让步，用当地话来说是“捏住一寸不让一分”，逼得他们咕咕啾啾闭了嘴巴。

会后几天，事情还顺利，一切遵令进行。田野一片宁静，村街满是标语，果然气象一新。可是，有次我从大队回来，突然发现田垅里有一些鸡，黄的、黑的、白的，在绿色的草籽田里散步觅食，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草籽，尖嘴一啄一啄，样子蛮悠闲。

“哪家的鸡下了田？”

没有人回应。

我又吼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

“再不来我就要把鸡抓走啦！”

靠队上猪场边一棵大枫树下的一栋土砖屋里传出一个颤颤抖抖的声音：“哦，是，是，我家的咧！”一个妇女从那屋里闪出来，约莫三十来岁，身子瘦弱，皮肤黑黑的，长辫子，脸相不怎么好看，看着我的时候眼中透出惊慌和畏怯，两只冻得红红的手正在黑色的围兜上急急地擦着。她点头赔笑道：“哦哦，是干部同志，真是，对不起！我刚才在洗猪菜，要我屋里海伢子看住咯几只鸡，莫让它们跑下田，晓得他咯一阵子耍到哪里去了啰？”说着她慌慌张张跑下田垅，一边“呵哧呵哧”地唤，一边甩土坷垃把鸡群中的四只黄鸡婆往家里赶，还夹着骂那个什么海伢子：“咯个背时鬼！囤心咯样野，只晓得玩！等他爸爸回来，不打他一顿足实的才怪！……”

我不好再批评，便去赶别的鸡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些鸡又出现在草籽田，简直像偷偷摸摸的一些贼，其中也有那四只黄鸡婆。我冲着枫树下那栋土砖屋喊：“喂！鸡又下田啦！——”

又无人回应。

“不来这些鸡就……”我又进行威胁。

“哎呀！”那个不怎么好看的女人又跑出来，脸红得像块红缎子，眼里照例透出惊慌和畏怯，手脚照例很慌乱，嘴里照例在骂自己和海伢子：“……咯个背时鬼！要他老老实实看住鸡，他又不听……呵——哧！等他爸爸回来……呵——哧！……”一边赶一边胆怯地回头瞟了我两眼。

这个女人是谁呢？我进队时间不长，加上开这个会那个会，实际在队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有些人还不认识。但我努力回想着，总算记起了一些关于她的最初印象。记得她来参加过两次妇女会，出工也碰见过她几次。她出工开会都走在前面，只是没有青年妇女那种活泼。开会不发言，也不谈笑，坐在角落里打鞋底，要是火塘上吊壶里的水开了，她不用人吩咐就会主动起来给大家筛茶，当你接茶的时候她总是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看样子很贤良很勤快。可其它方面却不怎么积极，有次竟来队上要求把她家纺车上的封条取掉，让她纺两斤纱，我当然没同意。还有几次，她没交批林批孔的批判稿，据说是没文化，而且眼下男人不在家，家务事多，要服侍婆婆，要喂猪……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人还未到齐，我向妇女队长打听她。

“她叫月兰，男人叫吴长顺，两个感情蛮好的。”妇女队长边喂奶边说。

“今晚上学理论，她怎么没来？”

“请假了。她经常脑壳昏，还是月子里害的病，去年又动手术割了个瘤子，可怜哩！”

我没大注意这个月兰。可接下去几天，在下田的鸡鸭中，总

有她家的那四只黄鸡婆。这一下我可冒火了。我断定：鸡一定是她存心放下田来的，而她那些话，纯粹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城里人！我决心惩罚她一下，于是便抓住机会，捡石头去打鸡。“啪！”鸡惊叫着拍打翅膀飞了。我继续追赶，可一切是徒劳，连扔了十几个石头都没打中，只击得几片鸡毛纷纷扬扬地飘落。我追击得眼红了，一失脚滑倒在一丘冬水田里。胶鞋陷入污泥，拔都拔不出，泥巴溅满我的脸和身，逗来几个看牛伢子拍手取笑：“牛跌下坳啰！有牛肉吃啰！……”

这使我又恼火又懊丧：天啦！这该怎么办？我满头大汗忙去向工作队的其他同事请教办法。一个姓杨的瘦个子副队长喷了口烟，哈哈笑道：“你真是个书呆子！不晓得放一把农药就索索利利了么？告诉你，对付农民一要吓，二要蛮，平平平和是斗不倒资本主义的……”

我回来找老队长吴六。

六叔有五十多岁年纪，作田经验丰富，可还有点年轻人的活泼劲，爱说爱笑，爱看连环画看电影，爱讲段《水浒》《说唐》《东周列国志》。缺点是不爱政治学习，开会打瞌睡，卷烟时没纸就撕报纸，撕墙上贴的学习心得。眼下，他正在禾坪里歇气，又在撕墙上的批林批孔标语来卷烟。

“六叔……”我皱着眉。

他回头见是我，似乎猛醒道：“哦哦，又不记得了！该死该死！”说完打了自己的手一下，嘿嘿笑起来。

我停停，转入正题：“你去开仓称斤把谷给我，把农药也带出来，我想……”

“农药？”他吧了口烟。

“不放农药，鸡鸭是禁不住的！”

“这……”六叔严肃了，很快又狡黠地眨眨眼，“不太好吧？”

如今家户都底子空，堂客们买油盐就靠几个鸡蛋，遭孽咧！那鸡婆鸭崽就是她们的油盐罐子，真要闹死几个……哎呀！搞不得！搞不得！”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照你说，那就放任自流算喽？”

他听不懂什么自流不自流，待我解释后才道：“反正没吃没穿不是搞社会主义！讲实在的，我看田里没得禾，让鸡鸭去寻点野食不算犯法！”

“难怪！队干部思想不通，怎么能带动群众？”我顾不得他是长辈，把他批评起来，从大批促大干的原理，讲到坚持制度服从指挥的重要性，足足讲了十几分钟。

他没吭声，蹲在地下，用两块硬币扯了半天胡须，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反正我吴老六不捧你们的台。你们硬要放就去放！”说完扛起一张犁，冲冲地下了禾坪。

这天，我称了斤谷，拌上剧毒农药“1059”，散放在屋前垅边。只是，为了避免它被牛误吃，我没把这些谷子放得很散，而是隔几十米一小堆，做上记号，好使放牛伢子辨认。

然而这样搞还是无效。

那天我要民兵排长跟我一起去检查自留地，看是不是有人偷偷用家粪去泼菜，正忙着，几个奉命替我“侦察”的小把戏突然吵吵闹闹来给我把信，说又有鸡下田了。他们还讨好地争着邀功：“是我先看见的！”“是我！”“是我！”……

他们没有说假话。草籽田里，几堆拌有农药的谷子不知被谁用瓦片盖起来了，还有一堆被一个小木盆盖着。看来做这事的人没有胆量把几堆谷子搬掉，但又想鸡鸭下田不被毒死。远处，田里大约有十几只鸡，它们似乎胆怯，远远望着我，转动脑袋，像在商量往哪边逃窜……

我心里暗暗骂：这些农民，太自私自利了！太没点社会主义

觉悟了！难怪集体生产搞不好哟！我上前，“咔咔”几下踩碎了瓦片，几脚把成堆的谷子踢散开，使它不可能再被盖住，然后又把那个小木盆提到手里。

“盆子是海伢子屋里的！”有个女孩告诉我。

“不管是谁的都要没收！不检讨就不能领盆子回去！”

“哈哈！没收啦！没收啦！”

“要写检讨！贴到大队上去！”

两个不懂事的光头小孩不知是因为觉得有趣，还是幸灾乐祸，拍手欢呼起来。另外几个稍大点的孩子没有笑，忙去给大人们报信。

当天，吴冲发生了一件震动全队尤其是震动妇女们的大事：月兰由于去大队参加挖山，回来晚了，加上邻舍没来得及给她收鸡，她那四只鸡全部被毒死了！

我知道消息时，已是傍晚。在烧稻草的一派烟气中，远远可见月兰家门前的地坪里熙熙攘攘围了十几个妇女，像在开妇女会。惊动这么多人，真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一个伤心的哭声从人群中传出来，如同一条冰凉的小溪在颤抖地流淌：“……天啦！这是最后四只鸡！海伢子读书，就靠这几个苦命的鸡呵！……我不是想损害集体，我是没法子呀！没法子呀！人都吃不饱，我拿什么喂鸡？没法子呀！……”几位妇女在偷偷地撩起衣角擦眼睛。

我等待月兰骂我，但她没骂。我走上去。

一个壮壮实实、憨憨厚厚的中年男人，捧着头蹲在一边，见我到便站起身。他黑黑的脸，长长的下巴，不合身的布衫紧紧绷在宽阔的胸膛上，肩头开了花，大概有点近视，所以看人时细眯着眼。

我打量他：“你是吴长顺吧？听说一直在公社专业队？”



“嗯，那边的事搞完了。”他笑笑，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纸烟递给我。

“谢谢，我不会。”

“哦，”他把烟小心地放回原处，搓着手半天，才结结巴巴说出几句表欢迎的话：“你……你们干部同志真是太好了！要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你们何事会到我们咯鬼地方来，还自己带钱带粮来，真是……”

我不喜欢客套，插断他的话，马上谈到了鸡的事。

“鸡？”他怔了一下，长脸上掠过一丝苦笑，然后回头喝斥他妻子：“哭什么？还不快进去！”又换上副笑脸冲着我：“这没什么，我那堂客就是死、死脑筋，几只鸡看成她的命！我看……”他费力地挪了挪厚厚的嘴唇，大概想不出新的词句了。

一个平头小孩，大概就是海伢子，跑过来缠住他：“爸爸爸爸，我要上学读书！我要上学读书！”

长顺在小孩头上猛磕了两指头，“闹死！”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使地坪里更加乱，有人来拉海伢子，有人指责长顺……

我说：“你不要打他，打人不对。能正确认识就好。工作队希望你们家吸取教训，并以这个教训来教育大家。因此，你们要马上写一份检讨，印百把份……”

“检讨？还要印？……”他浑身一颤。

“每个队，大队部，公社，都要贴。至于你堂客娘家那个队，看她态度好不好，不好就也要贴……你今天晚上就写吧。”

“这这……”长顺一把抓住我，歪着头结结巴巴搞了半天才说出：“你你你做点好事吧！我那堂客，她她……经不得咯号风浪。”

“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工作队的命令。”